

融时代激情 抒传统韵味

——谈艺术歌曲《别姬》的审美意境与润腔特色

■张建国

《别姬》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首中国当代民族声乐作品，其中渗透着中国传统戏曲（京剧）音乐元素之韵味，透过民族声乐女高音演唱，运用润腔等技巧塑造了虞姬与项羽传唱千古的爱情故事形象。

作品由王祖皆和张卓娅作曲，他们擅长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融入其中，《别姬》便是其代表作之一；《别姬》的词作者是阎肃，他将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关于“霸王别姬”这个故事，通过虞姬的人物来再现此情此景，叙事性强。本文将从作品本身及演唱视角出发试析之。

一、歌曲的审美意境

1. 词韵

中国民族声乐特殊韵味在于以“声（五音）、韵（四呼）、调（四声）”为特点的汉语发音规则”，讲究字正腔圆，尤其在艺术歌曲中，歌词是表达整个内涵的精神所旨。首先，我们从《别姬》的歌词来看：

“一弯冷月，两换铁甲。（呀~）

一弯冷月两换铁甲，三度冲杀四面楚歌五方重压六军不发。

七方征尘八千子弟，被困在这九里垓下，拼将血染黄沙。

长嘶悲鸣，是那能征惯战的乌骓马。

仰天长啸，难道霸业竟成流水落花。

力拔山兮气盖世，也无力与它挣扎，也无力与它挣扎。（呀~）

九里垓下八面威风，七彩云霞六载情爱，五方驰骋四海为家。

三星作证一片痴心，甘愿献这二八年华，伴君直向天涯。

碧血忠魂，知我女儿有泪不轻洒。此行何处，明朝春晓天边一抹红霞。

明朝春晓天边一抹红霞，（啊）红霞。”^①

歌词共十句，叙事清晰、意境深刻，通过寥寥数语再现“霸王别姬”的故事。据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记载：“有美人名虞，常幸从；骏马名骓，常骑之。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，自为诗曰：‘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’歌数阕，美人和之。项王泣数行下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”以虞姬和项羽感天动地的爱情为主线贯穿整曲。如“碧血忠魂，知我女儿有泪不轻洒。”歌词简练又准确地刻画虞姬的内心活动；“此行何处，明朝春晓天边一抹红霞。”刻画了楚霸王英雄末路，虞姬自刎殉情。这悲情一瞬，曾定格在中国文学的字里行间，定格在中国戏曲的舞台上，成为中国古典爱情中最经典、最荡气回肠的灿烂传奇。这首中国民族声乐作品再一次抒写，歌词的传神、押韵与旋律走向浑然天成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旋律依循歌词语言歌唱性特点，抑扬顿挫、四声起伏，讲究韵母的延伸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在曲中还运用了京剧里常出现的念白：“呀~”，突出语气与表达虞姬内心活动，意味深远。

2. 声韵

这首《别姬》曲调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展开,并采用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加以变化,具有鲜明的民族声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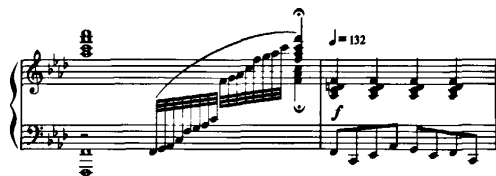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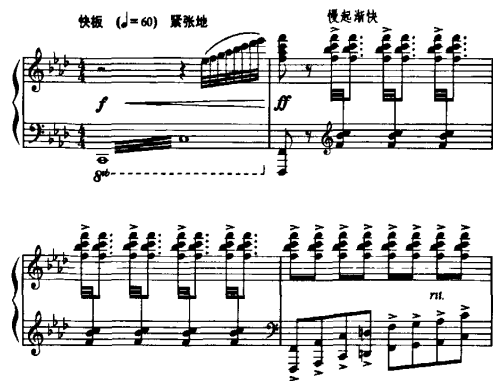
一级曲式结构	A	B	A ¹	B	A ²
起止小节数	1-24	25-51	52-96	97-114	115-141
二级曲式结构	引子+a	连接+b	连接+a'+c	b	a ² +尾声

从曲式分析来看,作品属于复合曲式,其一是A-BA'BA²结构属于双重复三部曲式;其二,由于在A¹部分出现新的材料c,这个材料其实是a段的变体,于是又显出回旋曲的特性。整曲节奏速度由引子的[快板]—进入A段[慢板](稍自由)—间奏+B段[急板]—间奏+A¹[慢板]—B段[急板]—A²段[慢板]组成。AB段循环,快板慢板交替、一张一弛、时抑时扬,既富戏曲风格,又具新意。急板段以强烈的情绪准备,带声起唱,用强有力的气息,使字字明朗,叙述性强,高音区展示声音的爆发力。慢板时,注重气息的延续、连贯,咬字吐字以字头重咬的“喷口”为主要出字方式,依唱词内容与形式稍有变化。

歌曲第一句起音就是一个八度大跳,最后结束在F羽调式,在吸取京剧音乐元素的基础上加以凝练。此外,作品很好地吸收了中国传统“板腔体”曲式中“单主题板式变化”的手法,融合了传统曲式与西方曲式,使音乐形象更为生动具体。可见,旋律节奏方面精心设计安排,音乐与歌词统一,富有戏剧性,突出民族风格和情绪的张力。

3. 琴韵

艺术歌曲的特点之一就是钢琴伴奏和声乐旋律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,钢琴伴奏不只是起和声和节奏衬托的作用,往往用特定的音型或更丰富、更精致的织体以表现歌曲的意境与内涵。



《别姬》的钢琴声部运用主题原型及其变体的素材,交替使用,综合性组合,在每一处都发挥不同的作用。如开始的引子部分,15小节用快板、紧张的情绪来烘托当时复杂局势的特殊气氛。由慢起至快的节奏型,让人联想到金戈铁马、战死沙场的楚汉时代,随情绪发展和声音响效果也是逐步紧张。左手基本伴奏型前半段为“××××××××|”;后半段情绪的递进,基本伴奏型为“×00××00×|”,歌词旋律配合仿佛戏曲中的紧拉慢唱,或是紧打紧唱,与稍自由的旋律形成对比。

此外,作者使用大量不协和和弦,来制造紧张情绪,间奏部分都是落在人声旋律的长音保持上,从而推动整曲的律动,与旋律声部遥相呼应。钢琴伴奏部分不但有力烘托歌词,并赋予歌曲新意和渲染气氛,在刻画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有特殊的作用。在钢琴伴奏声部的衬托下,为歌唱者演唱提供想象的空间,营造氛围,产生身临其境之感。

《曲律》(明代魏良辅著)中有言:“曲有三绝,字清为一绝,腔纯为二绝,板正为三绝。”对应艺术歌曲中,则非常讲究“韵味”,即词韵、声韵、琴韵。从分析这首歌曲的审美意境来看,三者共同构成和谐统一的韵味之美。

二、歌曲的润腔特色

《别姬》的曲调富于戏剧性,钢琴伴奏烘托情节,具有独特的张力。润腔是民族唱法中一种重要的演唱技巧。所谓“乐之筐格在曲,而色泽在唱”^②,歌曲的风格特色之精华在于修饰唱腔。尤其在此曲中,有浓重的戏曲韵味,润腔是演绎此曲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。

1. 腔以字为根

民族声乐首要审美标准就是准确清晰的歌唱语言,所谓“依字行腔、字正腔圆”。“声乐艺术自始至终贯穿着语言的咬字发音;要解决技术问题、表现问题、音乐形象的雕琢等等,都必须立足语言、咬字、发音的重要环节上,语言无疑是歌唱艺术的灵魂,各国的声乐艺术也无一例外。”^③在演绎此作品风格时,需要在咬字吐字上精心设计,找准行腔规律,遵循依字运腔、顿挫运腔、轻重运

腔、缓急运腔。

首先,做到字与腔的统一。润腔直接影响歌曲的音乐形象,歌词的声、韵、调及句逗四个因素是歌曲旋律形成的基石。抓住审字辨音、唱字用声、以字领腔的原则,来灵活运用。除元音、辅音发准,字的韵腹、韵头、韵尾也要到位。这首作品,几乎每个乐句最后一字都有拖腔,这就需要歌唱者注意字声关系中字腹所起的作用。如“悲鸣”的“鸣”字,字头“m”出来后在气息控制下保持韵腹“i”来获得共鸣及气息的流动,最后交代字尾,归韵收音到“ng”。同时注意保持字腹的发生状态,延续共鸣,以增强音色的美感和润腔的效果。

其次,讲究语感与乐感的统一。润腔依附旋律乐汇形成语感,而旋律又必须通过润腔来增加色彩形成乐感。演唱时,除吐字清晰、出字有味外,应把握唱词语气和音乐腔句的有机结合,发挥语言中的语气、语调、语势的表现力,以表达各种不同的音乐和情感。小过门之处,声断气不断,字断意连,可用延音和换气相结合的方法过渡。以“难道霸业,竟成流水落花”句为例,“难道”用到疑问的语气,切分节奏,“霸业”拉腔、甩腔,“流水”自软腔起再绕腔到“落花”,这两个字要用哭腔来表现似断非断、断中有连的意境和情绪。



2. 腔以情为本

民族声乐唱法以独特的行腔韵味为精髓,而这些皆源于“情”。整首曲子情感线是这样展开的:抒景→四面楚歌、拼将血染黄沙的场面→战争失败后的凄凉、感叹→

情绪激烈、伴君走天涯的坚毅豪迈→此情绵绵无绝期。唱腔的情感线跌宕起伏,深刻地表达主人公虞姬对项羽一片赤诚之心,对将士阵亡的悲怀与感慨,层层推进。

“润腔”是这首歌曲表达韵味的关键技巧。润腔在民族声乐发展过程中,逐渐形成一套对唱腔加以美化、装饰、润色的独特技法。元代燕南芝庵的《唱论》中就讲究“温簪”、“擷落”等润腔内容。所谓“温簪”是指装饰,而“擷落”则指长音时有种种不同歌声的迂回。装饰音润腔主要有倚音、颤音、滑音、绕音、回音等。在此曲中,如“一弯冷月”这句,“一弯”要用到滑音;“冷”则需要垫音和回音;“月”则强调前倚音,使得整个旋律走向符合语感与歌曲的情感。以情为中心,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,对曲调进行修饰,促进词和曲之间的和谐。尤其要从人物情感出发,通过润腔,使得声音富有表现力,才能打动听众。可以说,润腔是表情性与技巧性的统一,赋予歌曲特殊的韵味,为适应歌唱语言的需要或表现某种情感而增加的装饰音。



声与情的相互协调,即技术与情感的统一,把握好这对矛盾,做到声情并茂是比较难的。怎样把这些激烈的内心活动,张弛有度的情节演唱出来,这不仅需要演唱者有驾驭歌曲的能力和丰富的情感表现力,更需要有“腔以情为本”的歌唱理念。

3. 腔随意而动

意境是“情”与“景”相融而生成的一种特殊境界,是心与自然的对话,它浸透着人的主观情感和意识特征。

作品意境的表现准确与否决定着作品二度创作的表现力和感染力,因此,在演唱此作品时,在润腔上要体现出腔随意而动的理念。

《别姬》中的B段描绘七万征尘八千子弟在九里垓下,殊死拼杀的激烈壮举,是用急速的、叙述性的语感,来体现战场的动态感。而与之对比的是慢板时,更加意味深长,用细腻委婉的音色来演唱,突出虞姬感叹战败的悲凉与对项羽的赤诚之心。在诠释此作品时,运用正确的语感,并化为情绪的一种宣泄,升华到乐感,依据作品所赋予的思想内涵构成歌唱意境感知于人、感染于人。

此曲情感对比非常强烈,A段情感深沉含蓄,节奏稍稳、稍慢,唱腔多表现一种凄楚与悲凉。行腔随意境的需要、情感的变化,在出字的刚柔轻重上着力。在B段,可借鉴京剧中的“催拍”,加强唱腔的力度与速度的变化,把人物的情感推向高潮。这类情感的演唱,需要声音流畅、气息灵活,及要求字韵的清晰及气韵神韵的外扬与渲染。因为主人公虞姬是集大义凛然、忠于爱情的奇女子,声音塑造也要大气豪迈,通过有感情演唱,达到有意境、有神韵、有形象。

三、中国民族声乐借鉴戏曲唱腔之思

从分析《别姬》的审美意境与润腔特色,可以深刻地感受到,其中借鉴了许多戏曲中的元素。中国戏曲自宋元以来形成各种曲种,多达四百余种,孕育着丰硕的宝藏,其唱腔技巧已逐渐形成一套系统、科学的规律和特色。通常有大段的静场独唱,旋律线起伏较大、节奏变化大、戏剧性强,揭示复杂的内心活动。语言、唱腔技巧较高,尤其在咬字、吐字、归韵、收声、四呼、十三辙及字、音、四声等都有严格规定。其润腔技巧也相当丰富,如“昆曲中的豁腔、叠腔、擞腔、橄榄腔、嚯腔、滑腔;京剧中的嗽音、疙瘩腔、颤腔;河北梆子中的硬旁腔等等约有四十多种。从这些唱法的润腔功能上看,大致有调整字音声韵的、处理力度变化的、纯粹装饰美化的、反映地方民族风味的以及表现性格特色等。”^④我国早期一些有特色的民族唱法歌曲,如《蓝花花》、《五哥放羊》、《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》等作品,就将传统戏曲的唱腔风格与技法融入歌曲中,使人物表现力增强。近几年的民族歌手大奖赛上,《木兰从军》、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、《千古绝唱》等耳目一新的歌曲,更是巧妙地融合戏曲音乐素材,体现了时代感与民族性,《别姬》也是这类歌曲代表作之一。

同一题材在京剧中,也有艺术大师梅兰芳表演的梅派经典名剧之一“霸王别姬”。主角是西楚霸王项羽的爱妃虞姬。他所用的唱腔设计工整、规范,行腔端庄、含蓄,

看起来似乎较为平淡,实际上极有特色,尤其是许多细微之处,他们的润腔就非常值得学习与借鉴。润腔的音色、音量、速度变化,都非常有讲究。加上咬字、吐字的规范,灵活运用在民族歌曲中,增强了语感与韵味。在歌唱这首《别姬》,抑或是其他民族歌曲中,在符合原曲意境和情理之下,可以借鉴戏曲唱腔中的发声,这是一条有益的探索之路。

喜怒哀乐现于形、欢恨悲壮现于声,只有把声腔美、音色美、意境美高度融合才能给人美的享受。总之,要想演绎好一部作品,需要对作品本身的理解,并加上声情并茂的歌唱,细致准确地处理。通过分析,可见《别姬》的布局富有戏剧性又融合歌剧咏叹调,大气且有张力,成为近些年来民族声乐比赛热门歌曲及学校声乐教材范本。在凸现音乐民族性的基础上,融入了更多的时代意识,用新的音乐语言演绎,为歌曲中的艺术形象赋予动人心魄的魅力。这首作为当代民族唱法中的优秀歌曲,体现了时代性和民族性,所谓“只有民族的,才是世界的”,尤其在借鉴戏曲润腔的基础上,融入现代音乐的元素特点,是得以广为流传的佳作。

参考文献

- [1]管林《中国民族声乐史》[M],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8年版。
- [2]石惟正《声乐学基础》[M],人民音乐出版社,2002年版。
- [3]李武华《关于民族声乐的继承与发展问题》[J],《交响——西安音乐学院学报》,1998年第三期。

- ①霍立、李静玉主编《新编中国声乐作品选第四集》[M],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,第293页。
- ②摘自明代·王骥德的《曲律》。
- ③许讲真《歌唱语言艺术·引言》[M],大连出版社1991年版。
- ④詹乔玲《民族声乐的润腔美》,《黄钟》(武汉音乐学院学报),2000年第1期。

张建国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

(责任编辑 于庆新)